

前漢書

冊二







前漢書卷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惠帝紀第二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謚法柔實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

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高祖太子

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

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也外郎滿

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

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歆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

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

一級今斷不滿二歲

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

矣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

是如淳曰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近陞衛也執楯執戟親

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太子御

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以師古曰皆舊侍從

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律有斗

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

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

也等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土曠土也如

冢曠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

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

凡言黃金真金也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

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

金則一金萬錢也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二千石



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

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

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宋祁

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

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穎曰言皇帝

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

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

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

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

舍不入罪雖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

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皇帝特

爲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

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

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  
外孫有骨血屬嬖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  
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  
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  
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  
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曾孫之曾  
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  
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  
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  
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烏維單于耳孫以此  
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  
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  
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  
而數是為入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  
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嬖音連

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

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鬚音他計反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

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

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

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



所與

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女之外若兄弟及兄弟

無有所與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

本郡下或有國字者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

級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

贖罪以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

王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

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

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

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

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

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

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劉敬曰顏說非也

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尊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

乎蓋齊內史本譖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

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

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為齊王母乎又

前漢書卷二帝紀

三中華書局聚



張偃以母爲太后故封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

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

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

薨

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

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

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

師百越之兵助高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卽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發諸侯

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廡災南越王

趙佗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

甫謚作帝王世紀皆爲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

難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宋春正月舉民孝弟力

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

田者復其身

師古曰第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第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三月甲

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曰應劭

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

乙亥未央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丙

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

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

爵戶一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帝織于未央宮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

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

父母有罪欲入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

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劉敞曰子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算



也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與者若近代之戎

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克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七卽位卽位七

年壽二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三十四日

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

篤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也師

古曰懼讀曰瞿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

帝制度蕭何法也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

德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

人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

前漢書卷二

前漢書卷二考證

惠帝紀第二○臣召南按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  
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  
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視作斥土者○臣照按監本宋本俱作斥上今以服  
虔如淳注意詳之定爲斥土服注斥上壙上也二  
上字亦並正

春正月城長安○胡三省曰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  
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臣召南按功  
臣表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

郃陽侯仲薨○臣召南按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  
陽則屬平原此紀作郃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  
表作合陽證之此郃字訛也然水經注已謂是郃  
陽矣

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注卽今泉州是其地○臣召

南按師古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冶則泉州地屬  
閩越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東甌王卽温州永





前漢書卷三

漢書卷三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雒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雒

字娥姁故臣下諱雒也姁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

祖而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惠帝即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位尊呂后爲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

太后

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

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

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

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

子通四人爲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語在



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

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

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

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

申趙王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

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

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

不疑爲恆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

常改曰

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爲壺關侯秋

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

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

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蚪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於久遠而

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

定朝位

下為先後之功次

高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

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曲周侯臣商師古曰潁陰

侯臣嬰灌嬰古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列侯幸得

賜餐錢奉邑錢應劭曰餐與滄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

食粟自復饘錢即租奉也章昭曰熟食曰滄酒肴曰

滄錢滄小食也師古曰餐滄同一字耳音于安反滄

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

有音扶用反○宋祁曰江南北刊誤謂筭非租稅嘗

改為算錢又章昭注文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

曰功大者位在上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

卯地震羌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師古

曰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恆山王



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宋祁曰注文莢字一本作鈇非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

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

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詔改爲掖庭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

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

心目使百姓百姓欣然目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

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

曰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

詔五月丙辰立恆山王弘爲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爲常

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第

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

山王

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帝為號不稽古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劉攽曰顏雖引成湯

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為者入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自稱

之言未可信也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

### 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劭

曰長陵高祖陵也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之故增其令秩也

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

謂也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居也

者非也河陽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英錢者○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

造五銖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

前漢書卷三十一 紀五 帝紀 三十一 中華書局聚



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  
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

王○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拉不下陳平  
用張辟疆計請以呂祿呂產爲將兵居南北軍

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爲王  
又云病困以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

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  
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

此之誤也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

侯張晏曰高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皆追謚號諡不  
帝兄伯也

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

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

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

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孟康曰官官也如  
淳曰百官表謁者

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諸中官宦者令  
闈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闈人也

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

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

署之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

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

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恐爲

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子○宋○封○爲○王○者○實○古○諸○侯

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謂之諸侯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

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

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

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

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使人

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也太尉



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

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

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

國守藩師古曰也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

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

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

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

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

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

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

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

迎候故云猶未有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

類

張晏曰類音類師古曰呂后妹

類怒曰汝爲將

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衛古曰言見詩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它人守也八月庚

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

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敞曰按表

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爲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見相國產計事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

師古曰數責之曰王也音數具反

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

從狀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大國爲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

音反

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

○宋祁曰馳邵

本作

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尙符節

張晏曰紀

通信子也尙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

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

天古曰晉說是也○劉敞曰高祖以善用入得

持節矯內勃北軍

師古曰矯詐也詐

勃復令酈寄典

客劉揭說祿

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北



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祁曰南本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

音之欲反而目兵授

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

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袒音徒旱反

軍皆左袒勃遂

將北軍然尙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

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

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俳徊往

來

師古曰俳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俳音裴

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尙恐

不勝未敢誦言誅之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

迺謂朱虛侯章曰急

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曰非正門

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鋪時遂擊產

○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

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

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某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

章已殺

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問之

章欲奪節謁者不肯

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師古曰因謁者

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入北軍復報太

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

酉斬呂祿笞殺呂類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

斬之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

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

### 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

無爲故惠帝拱己

師古曰拱而洽垂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

闔

師古曰闔宮中音他曷反

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

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前漢書卷三

無益也惠帝封行朝鮮王高句女主歸如不出  
晉曰李惠高句女朝鮮內將韓熙園之昔晉引則俗  
亞王勳

王帝封李孝惠子高句女主歸如不出  
晉曰李惠高句女朝鮮內將韓熙園之昔晉引則俗  
亞王勳

前漢書卷三考證

高后紀不可屬天下注屬委也○監本也字下行也  
字今去

秩長陵令二千石注應劭○監本訛作邵今改正

攻阿陽注狄道屬隴西○狄訛地今改正

封中謁者張釋卿焉列侯○臣召南按張釋卿恩澤

侯表作張釋無卿字燕王劉澤傳作張卿無釋字

八月庚申○通鑑考異曰八月當作九月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劉歆曰疑成者卽信之一名

○臣召南按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

節最烈沒未得封故疑紀成卽信耳不知紀成名

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時則

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滎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

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時一

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王死事一高梁

侯酈疥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樞公宜有封

爵而侯表無之必是其人並無子孫可封晉灼及





前漢書卷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高

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妻之總稱漢

幸姬戚夫人臣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

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好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

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

因總謂衆妾為姬史記云幸姬戚夫且東時好美姬是

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且東時好美姬是

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高祖十一年

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字○宋祁曰越本立都中都  
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諸呂謀為亂欲危劉  
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



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  
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

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蹀履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

耳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

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桀

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

劉氏也

師古曰卒終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

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天下服

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

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

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師古曰呼叫也

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

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師古

音于僞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

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

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

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

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北筮曰卦占曰大

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其絲貌也李

謂其絲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嬗賢至夏

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

師古曰絲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宋

也更更言去諸侯而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

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

后弟薄昭見太尉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師古



王所以迎代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

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

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取以戒專則稱車右其張武

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詣長安至高

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

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

間也請容暇之頃嘗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

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

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

類閏月己酉入代邸劉攽曰己酉去誅羣臣從至

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御

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宗正臣郢劉郢朱虛侯臣章

張蒼

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再拜言大

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

○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為長若云不詳其

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非帝非

也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

也晉灼曰若蕭何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

夫人封為魯侯也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

侯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

郤陽侯喜以子濞為王追諡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

侯此時呂頹為林光侯蕭何夫入亦為欒侯又宗室侯

表此時無陰安侯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琅邪王劉文穎曰列侯

安侯高帝嫂也頃字讀皆曰頃劉文穎曰列侯

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

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

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

王名交高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

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

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  
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卿讀曰齊丞相平等皆曰

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

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念忘也○

劉敞曰忽言輕易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

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

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

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

虞非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轎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

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

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

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類此○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謀爲大逆欲

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曰男賜爵女子謂期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千

得之也女子謂期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千

頭酒數也千石 酺五日 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

無定數也 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

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

也字或作酺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

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

將軍壇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

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 ○宋祁曰呂

無呂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

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

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祁曰呂祿南 其益封太尉勃

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



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

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

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

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入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

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爲早晚字也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儘愿滿也師古曰

愿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

焉古晉灼曰嬗古禱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

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

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

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

多矣如淳曰闕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

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陪輔也

豈爲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

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

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

專於子

○宋祁曰越本專作傳

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

且千歲

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古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而有天下者莫長焉

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

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

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

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

內

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

師古曰釋捨也而更選

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



啓最長

景文讀曰景帝名

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曰雖非己生

正嫡但爲後者即

得期

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有司請立皇

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詔曰方春和時

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

困之人或阼於死亡

服虔曰阼音反如亭曰阼近邊

欽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之音並通

而莫之省憂

師古曰爲民父母將

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

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

肉不飽

師古曰煖温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視也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

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稟給也鬻陳也

給米使爲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豈稱養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淳濁也音女教反





迎朕朕狐疑皆止朕

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

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

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

皆至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

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

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

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

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

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

外戚恩澤侯表云駟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爲駟乎駟音一戶反又音於庶

反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

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

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

吏卒給

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

師古曰繇其令列

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爲吏謂爲

特以恩

愛見留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

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

之災以戒不治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

見于天

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

災孰大焉

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

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

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師古曰令謂此詔書

及知見之

所不及均以啓告朕

師古曰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

朕爲恩惠也商書說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

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

因各敕以職



任務省絲費以便民

師古曰省減也音

朕既不能遠

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

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當有然字

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

是以設備未息

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

師古曰整也音勅其罷衛

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纜同

當減留纜足

餘皆以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

也他皆類此○宋祁曰傳置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

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

之常也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

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

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

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

則籍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

皆赦之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三月有

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

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

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

曰關彊讀曰疆關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

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疆

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

兩說並通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

他皆類此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

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也應劭曰旌幡

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之服虔曰亮作

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以

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師古曰

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與妖同是使衆臣不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初古曰謾也初為要約

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

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

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朕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

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詔曰農天下之大

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

遂師古曰衣食乏絕致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有夭喪故不遂其生

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

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

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

太尉穎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

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蘇古曰殺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蘇古曰北地郡之北

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

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

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遣丞相灌嬰擊匈奴

以本秦林光宮○宋祁曰注文賜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

高奴高奴古曰之往也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

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蘇古曰里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蘇古曰復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

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臣贊曰漢帝年紀爲

陳武此云柴武爲有



二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

誤吏民

師古曰誅亦誤也音卦

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目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

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劉攽曰

高帝詔曰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八月

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

家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

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

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

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顧見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曰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

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俳徊宣

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

字應說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

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

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

嚴道死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

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太夫人列侯死

為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罽

愚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罽愚皆災也晉灼曰東

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罽愚然一曰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



東方

文穎曰序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序彗星多爲除舊布新

長參參如掃彗  
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序彗星多爲除舊布新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

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待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

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

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

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

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檠或用以繙帛檠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

啓音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

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是從事焉尙寡而吏

未加務也師古曰從事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

曰樹謂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

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將何以勸焉其

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

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

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

孝悌力田之人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

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

上每百石加三四也



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

員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

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

除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語在郊祀志五月

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廛身從事

晉灼曰廛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

末者無以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劉攽曰謂

疑當作焉字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

師古曰卬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

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

抑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抑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

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

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

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

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

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

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師古曰藥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

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

前漢書卷四音記十一中華書局聚



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與音豫是重吾不德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

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

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

始郊見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  
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卸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

以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

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鼂錯傳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

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  
詐令獻之應劭曰新垣平刻

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  
韋說謬矣

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

云史記文紀十七年

而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

子更始爲元

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冬十月新垣平詐

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

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

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崩詔曰間者數年比不

登師古曰比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

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

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

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以口量地其於古

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



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反爲酒醪

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音來高反靡音糜散六畜之食焉

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

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宋祁曰隱字一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蘇林曰棫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

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旣不明不能遠

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

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封圻之

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二者之咎皆自

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

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

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

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

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

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婢天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計反還也

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

婢爲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



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

爲中大夫今文帝時無此官而中故楚相蘇意爲將

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

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

日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在昆明池南

今有柳市是也臣贊曰一宿曰宿再宿曰宿過信爲

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宋祁曰

如淳注有圖字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

厲爲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

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爲災

鐘音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

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

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

三年壽四十六也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

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

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以罹寒暑

之數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眇猶言細

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

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前漢書卷四帝紀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

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

與讀曰數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終天年供養高廟為

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

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

劉歆曰與讀曰數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

明而蒙此數是可嘉也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

日皆釋服此師古曰令謂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

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躅也謂無

也也師古曰漢語作踠踠徒踠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

及兵器不施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無發

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

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

紀與高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

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劾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

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

三年之喪其質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

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

未之思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

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

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

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

紅所以漸卽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宅不

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言之制

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

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

少使七應劭曰夫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入類令中尉亞

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

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

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賜

上復復之反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

實之反也音扶目反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

張武也

賜

前漢書卷四帝紀

大中華書局聚



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已葬霸

陵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

無所增益有不便

○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輒弛以利民

師古曰弛

廢弛音式爾反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也

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爲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也也綈厚繒音大奚反所幸

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

○宋祁曰飾舊作鈔當從

此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

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

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蘇林曰假

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

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

數百幾致刑措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

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烏呼仁哉

# 前漢書卷四



附錄卷四

前漢書卷四考證

文帝紀立爲代王。○臣召南按監本作立子恒爲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爲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今從宋本。

頃王后注時呂類爲林光侯。○臣召南按林光當作臨光。樊噲傳可證。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卽君位之漸也。○胡三省曰：如淳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以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耳。

嘗受驚者或以陳粟注淖溺也。○臣照按宋本無溺也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爲泥字之訛。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臣召南按四將軍昌侯盧卿也。共侯盧罷師也。甯侯魏邀也。深澤侯趙將夜也。見史記將相名臣表。

作顧成廟注因卽爲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前漢書卷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蓋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

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

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

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

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劉歆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禮

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

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



謂耐金也師古曰耐三重釀醇酒反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

五行舞冠冕衣服志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

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

若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師

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曰耆罪人不帑蘇林曰

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

之知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

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

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師

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

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

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

嘉等奏曰

師古曰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

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

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

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

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

之廟

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

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祀天子所獻祖宗

廟皆爲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

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

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

陋無所農桑穀畜

師古曰饒謂饒摘蔴薄也陋謂漏隘也設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饒

音苦交反陋音狹設古繫字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



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綱曰薦其議民  
深曰莽○劉歆曰注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綱曰薦其議民

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

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

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入此紀誤師古曰五月  
後人傳書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

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

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

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廷尉與丞相更

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贖之著師古曰蘇廷尉與丞相更

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

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其與飲食計償費勿

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

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吏遷徙免罷受其

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李奇曰

奪其爵令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從士卒之伍也言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

告界其所受臧師古曰界與也與捕告者也界音必臧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

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春三月立皇

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反餘為淮陽王

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

午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

國蕭何孫係為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

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推子恢說不孝謀反

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

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欲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

前漢書卷五帝紀



子當坐者復故爵

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

謀者復其故爵

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

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師古

曰辟音璧又音關其義兩通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

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師古曰周亞夫

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

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

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音錯置之二

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

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

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

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

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爲逆

師古曰藝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

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爲膠西

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

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

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

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事○劉歆曰此年記十月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起邑夏募民徙陽陵

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

榮爲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

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

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

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也苛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

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

奏諡誅策應劭曰皇帝廷諸侯王薨與諡及哀策誅

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

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

文者述累德行之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

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

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

本名行人卽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專之

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

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大行矣而百官

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

太初元年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

令當是表誤○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

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時官記景帝

爲大鴻臚行人爲大行由它書卽武帝時官記景帝

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

乎○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此行

奉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

贈曰賜服古曰襚音遂贈音芳鳳反視喪事因立嗣

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

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

謂引車也畢專畢此應劭曰先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此諸死刑

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

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

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

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

尉爲都尉師古曰更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

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爽吾趙相建

前漢書卷五十一帝紀



不聽皆殺之皆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春

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

年崩也臣瓚曰王祿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

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夏旱禁酤酒

也廢后死不言書又不言崩瓚說爲謬

有蝕之立皇子乘爲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

廟爲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

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縮衛縮也夏蝗秋赦徒作陽

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

割歟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

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

曰此年終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爲相

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

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

貨賂爲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以苛爲察以刻爲明

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有罪者不

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

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臆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各定鑄

錢僞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

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

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

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春三月雨雪師

曰雨音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



皆爲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辱反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

張晏曰長也六百

石位大夫

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

二千石車朱兩轡

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

其左轡以尊爲之或用草如淳曰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

藩載樂盈卽是音甫元反轡音方遠反

千石至六百

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

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

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劉敞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爲右扶風主爵中

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壽洽民者惟左皆上丞相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

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爲設禁又惟

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

志

師古曰箋音止藥反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

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

正

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吏卒戰死者二千

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

不當讞者不爲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欲令治

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

侯相爵右庶長

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

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

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屯師古曰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

沒入其馬師古曰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粹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

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粹音子內反條音它率反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

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

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

繇讀曰繇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蓄

疆毋攘弱衆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耆以壽終幼孤

得遂長師古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僞爲吏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

謂詐自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

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蟬賊也縣丞長吏也奸法與

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新法因法作新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

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

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聒同音莫報反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

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

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

官

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迺得爲吏十算十

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廉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訾同他皆類此廉

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

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長利長

獲其利秋大旱

昔坐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



也閒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

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王者坐臧爲盜章昭曰發民用其資以顧庸二千

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甲

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卽位遺詔賜

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

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

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

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信哉周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

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

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陶○劉攽曰景紀以御史大夫

嘉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  
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誤者不知班氏之謬或後  
世亡其書有  
追補之者

# 前漢書卷五

前漢書卷五 帝紀 九 中華書局聚



兩其書卷五

云淑惠其言文景美矣

前漢書卷五考證

景帝紀五月令田半租○臣召南按史記除田半租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盡除田租至此年始復收其半租也

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吏訛史從宋本改

前漢書卷五考證



前朝舊券五卷

是卷二千五車卷兩卷。與前史對宋本好

故交保其半證

收文令田半證。卷十三半證。田半證。至故半  
證。田半證。田半證。田半證。田半證。田半證。  
田半證。田半證。田半證。田半證。田半證。

前漢書卷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帝紀第六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謚法威強敵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

母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進

年四歲立爲膠東

王七歲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

帝崩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爲太子爲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

景帝後三年也

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

皆爲列侯

蘇林曰蚡音颯音颯音颯也音扶粉反古曰蚡亦颯鼠字也音扶粉反古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年數推所調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

前漢書卷六武帝紀



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耳故元封改元  
有司所進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  
則始有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詔書矣

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師古曰

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

請皆罷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

也蘇秦為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衛說以抑

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為法賞不失卑刑

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奏可春二月赦天

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

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車車行三銖錢師古曰新

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

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

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  
孫願自竭盡旨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

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目上已有受驚法師古曰給

米粟以爲糜粥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

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五月

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爲歲事孟

曰爲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爲常故曰爲歲事也師

古曰歲以爲常是也總致敬耳非止祈農○劉攽曰

爲音于僞反謂爲曲加禮有所以益禮赦吳楚七國

帑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

師古曰帑沒入爲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

讀與等同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

故置新常其省萬人罷苑馬師古曰養馬

姓不得芻牧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

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裹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

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



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丞相嬰非諱五經因欲絕奏享太后太后怒故殺之

太尉蚡免師古曰蚡嬰田蚡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

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

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

大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蘇

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

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秋七月

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閩越圍東甌祖五年立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

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侯反東甌告急遣

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

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新鑄作也置五經博士

夏四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

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國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

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爲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是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

建章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

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

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

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以長星見故爲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

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爲驍騎

前漢書卷六帝紀三中華書局聚



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

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

絕屬者蘇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

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

赭著其衣犯黥者以墨蒙其面也劓截其鼻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

也贖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屏草屨也劓音牛冀反字或作剗其音同耳贖音類忍反屏音扶味反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俾使也周

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德及鳥獸教通四海

海外肅脊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周書序云

成王旣伐東夷肅北發渠搜禹貢度曰地名也應劭曰

齊來賀卽謂此北發渠搜禹貢度曰地名也應劭曰

在金城河關之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渠搜臣贊曰

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氏羗徠服師古曰徠古

發渠搜而役屬之費說近是氏羗徠服往來之來也

氏音丁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

呼嗚呼嘆辭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虡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

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日求夜寐日思師古曰

曰風興早起也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師古曰

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何行而可日章先帝

之洪業休德師古曰章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師古曰

曰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師古曰言德此子大夫

夏殷周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日書對著之

于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

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時也春詔問公卿



曰朕飾子女目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嫚侵盜亡已

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

邊境被害朕甚

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

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

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

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

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師古曰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

匈奴輜重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

師古曰頓丘名因以爲

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焉

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

爲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汜也水所汎及凡十

六郡界也汎音敷劍反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服虔曰宮在長安西

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

于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

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教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孟說是也

一淬音千內反○劉歆曰子謂救決河起龍淵廟按景帝

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棄市師古曰以春三月乙

卯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

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歆曰子謂治險阻者通

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

爲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蠱也音莫苗心之徵吏民

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



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爲計借關駟不  
詳妄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借借文也晉  
代有計借簿又改借爲借失之彌遠致  
誤後學○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

六年冬初等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車船令出算春穿漕渠通渭  
如

曰水轉運曰漕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

古曰音才到反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

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

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

應劭曰匈奴單

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爲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

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

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

未輯

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

師古曰晉說非也詔言古者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爲害而

練其衆不虧戒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爲害而

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

廣所任不肖

無所象類謂不肖者言校尉又背義

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文穎曰少吏也用兵之法不勤

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

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

其罪下音胡豫反他皆類此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

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復奉

正義厥路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其赦鴈門代

郡軍士不循法者師古曰循也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

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言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更爲初始也蘇息之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

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

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始五帝三王所繇

昌也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朕夙興夜寐

也



嘉與字內之士臻於斯路

師古曰天地四方為宇臻至也故旅耆老

復孝敬

師古曰旅耆老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

反選豪俊講文學

師古曰講和習之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師古曰休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

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今或至闔郡而不

薦一人

師古曰闔郡也總一郡之中故云闔郡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

君子雍於上聞也

師古曰達於天子也雍讀曰壅二千

石官長紀綱人倫

師古曰謂郡之令長將何以佐朕燭幽

隱勸元元

師古曰燭照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訓

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

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

得其人曰適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迺加九錫

曰應劭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

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

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贊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

之似不然也嘗受進賢之也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御古曰總列九錫應說

是也進賢是也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

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在上位

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

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幸奏可十

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

前漢書卷六帝紀



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師古曰暢通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

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

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

用不懈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詩也陽

變政復禮合於先王之舊貫知言之選善也孟康曰

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失道者知言之數也

臣贊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

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

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朕嘉唐虞而樂

殷周據舊曰鑒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其赦天下與

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目前皆勿聽

治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秋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

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蕤君

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服虔曰穢猶在辰韓之北高

晉灼曰：歲古穢字，師古曰：南閩者，歲君之名。降爲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

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

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

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頴曰：慈愛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

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

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

李息出雲中至高闕。

師古曰：山名也。一曰：朔方之北。遂西至符

離。

師古曰：幕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

郡。三月己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

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

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自，防姦也。內



長文所目見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

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見仁

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目百姓之未洽于教

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懈其

赦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

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

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

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

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

目禮風之目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

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

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讓謂之君子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目爲天下先師古曰舉遺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

崇鄉黨之化師古曰爲博士置弟子既目厲賢材焉得崇化於鄉黨又曰獎厲

賢材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師古曰學者益廣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

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

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

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卽今之突厥

中磧耳李陵歌曰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

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曰朕

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

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臣瓚



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哀公曰論臣

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如淳曰韓非云

政仲尼曰政在選賢景公曰節用齊景公問政仲

尼曰政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要

不得然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

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

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今大將軍

仍復克獲師古曰頻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

賣者無所流貶應劭曰貶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

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許慎說文解字云貶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

賣爵者無有差文不得流行為一貶也宋祁曰貶音

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貶也○宋祁曰貶音

之難易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曰寵戰士

元狩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作白麟之歌十一

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

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師古曰雨具反夏四月赦天下丁卯

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一等爵民爲父

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載也蓋君者心也民猶

支體支體傷則心憺怛師古曰憺怛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曰

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服

曰怵音齋應劭曰怵怵也如淳曰怵音怵怵見誘怵其義是

也而音怵怵又非也怵或體怵字耳誅者誘也音如

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諷諷而說者或改爲述而造篡弒

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師古曰小

憂詩也慘慘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

哀夫老耗孤寡鰥獨師古曰耗古耗字八十日耄或

考老稱也一日耗不明之貌或



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

師古曰致送也至也行音下更反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賜

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

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師古曰職常也失聞

常理也縣鄉卽賜毋贅聚如淳曰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

曰卽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三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應劭曰在隴西

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

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臯蘭下則此山

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斬首八千餘級夏

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北也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

少子慶爲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秋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

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舉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音師古曰戴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

吏穿昆明池池如淳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

傳有越蕩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

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

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

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

者罰而役之滇音顛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

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

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

以薦璧又造銀錫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

珍儂宋版

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末作黃貸置居邑儲積諸  
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  
二千而一算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  
利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  
是贖而稅之李說為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  
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

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踵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鄧

日音填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

居胥山迺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兩軍戰士死

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

其贖死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

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襲為後

將軍此紀為誤也師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為後食其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



擗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罷

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師古曰猾狡也音乎

反八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百金千石呂

下至乘從者帛晉灼曰乘騎諸從者師古曰梳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

○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

陵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誥服虔曰誥勅王如尚書諸

也侯王策文亦是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李

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爲幣農傷而末

衆師古曰末又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

之也文類曰兼并者食祿之家不得給產兼取小民

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說李故改幣呂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稽諸

往古制宜於今

也師古曰稽反

廢期有月

兩應劭曰禁幣

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著自往

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暮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

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夫仁行而從善義

而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目導之未明與

師古曰與將

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目侵蒸庶邪曰孟康

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尚書曰寇攘矯虔韋

昭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

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虔固也何紛然其

擾也

擾師古曰

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曰稽

下更反音

存問鰥寡廢疾無目自振業者貸與之

古師

行在所

如淳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

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

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

前漢書卷六帝紀

十三中華書局聚

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也

朕嘉

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

朕嘉

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

前漢書卷六帝紀

十三中華書局聚

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也

朕嘉



日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  
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  
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

師古曰無位不被任用也  
寃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  
茲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

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  
開也治苛爲政尚細刻  
郡國有所目爲便者上丞

相御史目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得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

相青翟下獄死師古曰翟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楮爲三月大雨雪師古曰

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具夏大水關東餓死者目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

遠義不辭難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爲仁今京師雖未

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

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

曰燒草下水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方下  
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音古曰行

諭告所抵無令重困重音直用反也音古曰抵至也吏民有振救饑

民免其戾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

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曰故關為

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孟康曰有

民得告言以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音古曰

具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敦嗣立

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雎上蘇林曰雎音誰



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  
縣治唯之上一說皆是在縣西汾在唯之北西流與河

合以名古曰二說此是也唯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屍  
故以名古云一說此是也唯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屍

為彼唯字耳故漢舊儀云葬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

陽詔曰祭地冀州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

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古師

曰邈遠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德○宋祁曰景其封嘉

為周子南君曰奉周祀文臣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

南國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于南

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疑嘉是衛後故氏于南而

稱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為鄭公建

武十三年封於觀為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

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贊說非也刻不先言姓

而後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宋祁姓  
三注本舊文乃刊誤據平紀改正春二月中山王勝薨  
夏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  
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

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

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解於水旁後馬玩習

從水之代土人持勒解於水旁後馬玩習

佳音於反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

音丁禮反山隴登空同山名也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

見也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

女臣贊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

日其文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

郊泰時而揖日此又別儀也詔曰朕日眇身託于

王侯之上師古曰眇德未能綏民師古曰民或饑寒

故巡祭后土日祈豐年冀州雕壤迺顯文鼎獲薦於

廟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雕上或云雕渥洼水出馬

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



詩云四牡翼翼目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

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望見泰一脩天

○劉歆曰子謂親省邊垂詔語耳

文壇文類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禱字也臣瓚曰此

二說從也故曰脩天文壇也師古曰文晉

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齊戒必自新臨朕甚念年歲未

咸登師古曰登成飭躬齊戒師古曰飭整丁酉拜況于

郊師古曰拜况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也夏四月

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蟇鬪師古曰鼃蝦蟇也似蝦

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潁水鄭氏曰潁音程孟

日蘇音是也音丈庚反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離水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焉歸義侯越人於水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于

船下因以爲名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劍

戈因謂之戈船也

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戰以御蛟龍

水蟲之則害張說近之○劉攽曰船下安戈旣難措置

又不可行船故信張說子謂瓚說是有置戈者顏北

人不知以行船故信張說子謂瓚說是有置戈者顏北

將軍下蒼梧服虔曰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

也瀨軍當時有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甲爲下瀨

將軍下蒼梧服虔曰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

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越人亦別將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所都師古曰潘愚尉仇

廣州○宋祁曰刊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

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月獻耐祭宗廟

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

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贊曰食貨志南越反

如下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

前漢書卷六十一中書書局聚



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  
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爲丞相  
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樂通  
誦之也師古曰耐三重醱醇酒也音丈救反

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

攻故安圍枹罕

鄧展曰枹音鉢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

匈奴

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

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

之行東將幸緱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

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

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

聞南越破呂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

師古曰汲河內鄉名

得呂嘉首呂爲獲嘉縣馳義侯遺

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

地呂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

耳郡

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

肩三百里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

五百里珠崖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鑣其頰皮上連

耳匡分爲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

珠崖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

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百二十里

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暉音審定西南夷曰爲

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孟康曰雋音隴本邛都

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去長

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

蜀郡嶓山本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

將軍韓說中尉王温舒出會稽師古曰說樓船將軍

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臣瓚

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匈奴將軍趙破

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于闐反匈奴將軍趙破

奴出令居臣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皆二千

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師古曰敦徙民曰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音徒門反



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朕將巡邊垂

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

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

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

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

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

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讐焉

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

還祠黃帝於橋山

應劭曰在郡周陽縣有黃帝冢

迺歸甘泉東越

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

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

華山至於中嶽

文穎曰嵩高也

獲駮庶見夏后啓母

石

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洽鳩水通

輿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鉤聞鼓聲乃來禹眺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懸而去至嵩高山

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

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

當時文○劉敞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

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啓字非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嵩應劭曰翌明也○宋御史乘屬在廟

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

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一人爲乘曹護車駕荀悅

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

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登禮罔不荅師古曰罔無也

說也是也乘音食證反二登禮罔不荅言登禮於神無

不應荅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少室之嵩高山有太室

以名禁無伐其草木曰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

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獨給祠復亡所與復音方

目反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讀曰預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

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

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三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

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

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

縣四夷入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蕃息天祿永

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

縣四夷入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蕃息天祿永

縣四夷入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蕃息天祿永

縣四夷入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蕃息天祿永

縣四夷入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蕃息天祿永



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

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騰書秘語

在郊降坐明堂臣贊曰郊祀志初天子封太山太山

也明年秋乃詔曰朕曰眇身承至尊師古曰眇競競

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音敷尾反又音靡也故用事

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壇西南開

陽主曰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

遊海上行禮祠遭天地況施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

應著見景象肩然如有聞也○宋祁曰呼萬歲者三

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禋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

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

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師古曰父

甫讀曰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目十月爲元封元年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蛇音移民田租逋

賦貸已除

師古曰通賦未出賦者也通貸官加年七以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

十月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筭

師古曰自博至梁父

凡五縣素以供神非筭限也

奉賜天下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

桑縣桑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石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宋祁曰桑縣舊作參非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

孛于三台齊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

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

在野城以南濮陽以

命從臣將軍呂下皆負薪塞河

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

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

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董卓送銷以爲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



尾文如豹文飾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朝鮮王  
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朝鮮王

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

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應劭曰芝草也其葉相  
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

事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飾古曰上帝博臨不異  
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上帝博臨不異

下房賜朕弘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為幽側而  
休

芝隔異之賜以此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晉灼  
曰雲

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  
宮側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

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

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欽擊  
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

樓也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

夷未服者目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  
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

三年春作角抵戲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

柎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業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

觸文說非謂也抵三百里內皆采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

降師古曰右渠曰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肅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

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反樓船將軍楊僕

坐失亡多免爲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

也解之於市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氏人反分徙

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

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

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

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

取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道或遂北出蕭關如淳

奴傳入朝郡蕭關蕭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

關在安定朝郡縣也



在涿郡道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

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

曰燭謂照也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其赦汾

陰夏陽中都死罪旨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

租賦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暵死如淳曰暵音謁師古曰中熱而

也死秋旨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

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

也望祀虞舜于九嶷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

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

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

梧也九嶷山文說是也音疑其山下有九嶷形勢相似

故曰九嶷山○宋祁曰舊本是其也下有九嶷字下

無音疑字刊誤登灋天柱山應劭曰灋音若潛南嶽

據史記自尋陽浮江親

音岑師古曰灋音與潛同應說

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似蛇而四脚細頸有白嬰大

者數圍卵生子如一

舳舻千里

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舻船前頭刺櫂

不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

薄縱陽而出

廬江師古曰作盛唐縱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

依也並讀曰傍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

太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呂配上帝因朝諸侯

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年受計於甘泉下注又云若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楊

輯江淮物所祭祀事也師古曰輯與集同會大海

氣鄭氏曰會合海目合泰山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

然後脩封上天見象增脩封禪師古曰見其赦天下

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

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

前漢書卷六帝紀十一中華書局聚



三州

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

迎所部郡國各遣一吏

所察六條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

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奔

立則蹏人也蹏音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

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

夫泛駕之馬

師古曰泛

勇反字本作要後通用耳覆駕

蹏弛之士

如淳曰蹏

也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斥逐者也蹏音土各

者蹏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蹏音土各

亦在御之而已

師古曰在

其令州郡察吏

民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

美也曰茂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師古曰絕遠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

穎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應劭曰

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  
故神爲出珍物化爲黃金

陰殊死目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

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目擊之夏

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太初也冬十月行幸泰

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

臺災十二月檀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而高而死人

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

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

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

尚不免汎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

耳加增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二月起建章宮文韻曰越巫

簿也若今之諸州計二月起建章宮文韻曰越巫

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呼建章

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

樓者即建章夏五月正歷目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

宮之闕也

三一中華書局聚



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色上黃。數

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不足，若

字者以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服虔曰：匈奴地

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

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晏

曰：貳師大宛城名。師古曰：庶人之有蝗從東方飛至

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師古曰：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樓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

音樓。漢儀注：立秋，經臘，伏臘，曰臘。音劉，劉殺也。蘇林

曰：臘祭名也。獲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

書作經。劉臘，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

臘音來。盍反。○劉敬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

土皆有光應。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赦

汾陰安邑殊死目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

者總入籍錄而取之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

奴常所以為障蔽師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古曰浚音峻稽音雞

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檀石

閭應劭曰石閭山在泰山下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

原塞外列城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相陽縣北出西

北至盧胸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游擊將軍韓

說將兵屯之師古曰說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

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應

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

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

城此師也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音之向反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



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踴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

號一曰千里師古曰踴石者謂踴石而有跡言其踴

利堅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成都侯爵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

稅出入者目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勸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春正月行幸甘泉

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

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後者也李奇曰搜索巫

而奢也發謫戍屯五原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

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北近蒲

里師古曰匈奴連祁音巨衰反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萬餘級

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

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

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于道中祠排禍

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秘祝移過文帝久大搜

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是渠黎六國使使來獻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是

曰渠黎西國名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師古曰

依山之險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

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刺史郡

守目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

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權酒酤如

曰權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不復得酤

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

道設木爲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

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

前漢書卷六帝紀



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  
立名焉酤音工護反約音酌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祀

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

雅曰祭地曰瘞音於劓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劓反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

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慢棄市如淳曰軍法行

逗留畏懦者要斬慎音如據反師古曰又音乃館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張

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及勇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

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鴈門游

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說強弩都

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

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

皇子臯爲昌邑王孟康曰臯音博晉灼曰許慎以爲肩髀字秋九月令死

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

應劭曰言盪滌天下春正月因杆將軍敖

有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

師古曰此

而傳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

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鉤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

卽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

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呂饋宗廟渥洼水出天

馬泰山見黃金師古曰見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

趾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趾裏蹠呂協瑞焉金如麟趾裏蹠以協嘉祉也古有

駸馬名要裏赤喙黑身一曰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

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裏蹠是則舊金

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

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蹠之形

以形製巧妙裏音奴了反於地中得馬蹠金甚精好

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爲黃金而此稱泰山

似非是所謂黃金爲麟趾裏蹠者蓋用首山金爲之

前漢書卷六帝紀

卷一中華書局聚



耳故詔先敘三瑞因目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

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

成山

孟康曰禮曰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

音同登之

山晉灼曰地理志東萊縣有之浮大

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入

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目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

檀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

祠神入于交門宮

應劭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

若有鄉坐拜者

師古曰如有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

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音才臥反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

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

蛇羣鬪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也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冬十月甲

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

地和史見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

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閉長安城門索謂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

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

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鐵

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十一日迺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

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

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



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

韓說將軍  
太子宮即上游

韓說也

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

劉屈氂大戰長安

音其勿反  
屈音丘勿反  
又死者數萬

人庚寅太子亡

逃匿也

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

更節加黃旄

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以

御史大夫暴

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

太子自殺于湖

湖縣名也  
鄒今號

癸亥地震

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匈奴入上谷五原

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

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

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

騎出酒泉城至浚稽山

音峻雞

與虜戰多斬首通至

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

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釐亦坐與

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宋祁曰妻子舊本無子字

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音千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

二師古曰雍扶風之數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還幸泰山脩封庚

國縣也晉灼曰案地理志應說是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

辛酉晦日有蝕之後元元年○劉敞曰按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春正

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臧薨二月詔

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巡于北邊見羣

鶴留止呂不羅罔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薦

前漢書卷六帝紀



于泰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

成有罪自殺

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

合侯通謀反

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

師古曰莽音莫戶反○宋祁曰案馬亦滿補反易馬

為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易其形

耳以是知漢雖馬姓亦謂之姓也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

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曰磾反秋七月地震往

往湧泉出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

盤屋五柞宮

晉灼曰盤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盤音張流反屋

乙音竹反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

諱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入

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

北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

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與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

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

此類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

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巨濟斯民雖

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夫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前漢書卷六



前漢書卷六

論書派轉同音或謂神神曰美斯難佳也  
或左帝文藝林大都不如文景文恭俞曰有漢吳龍  
歟謂可也對屬爵發與業而有三升文風謂古風  
此謂音韻非操樂義佳爾書百帖臨風對語今文章  
之立也與太學前校所也五附安墨壇謂古風  
者雲咨職內舉其效謂古風  
百定論曰古詩賦章六聖謂古風  
至千餘古詩文之專辭矣關焉率左而立卓然羅蠟  
覽曰美系百王文雅高卧對廣又五文景蘇古養凡

前漢書卷六考證

武帝紀建元元年○劉敞云云○臣照按敞論當矣然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而今不可考耳或洽申商注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監本訛執術

宋本無術字

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中尉無程不識是時中尉爲張敞又按李廣傳廣爲未央衛尉不識爲長樂衛尉卽灌夫傳田蚡所云程李俱爲東西宮衛尉者也此文當云長樂衛尉訛作中尉

起龍淵宮注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章訛帝今改正

置五屬國以處之○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

郡天水張掖五原爲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

屬國都尉治三水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天水屬

國都尉治勇士蒲福五原屬國都尉治蒲澤而張



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攻故安圃枹罕○胡三省曰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地理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監本訛十二州今改正臣召南按晉志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及朔方交阯所謂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三河弘農

秋閉城門大搜注搜索踰侈者也○顧炎武曰此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非踰侈者也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注師古曰卽祁連山也○臣召南按晉灼說是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卽白

山括地志云今云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者師古以甘州張掖縣之祁連當之則戰于內地上文不應云出酒泉矣祁連固卽天字但此天山遠在西北非前此霍去病所奪之祁連近在內地者也還幸北地祠常山○臣召南按此北地非郡名猶言北邊耳常山卽北岳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臣浩按此文天漢四年也至太始二年九月又云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文相類一作令一作募一作入一作入必有一訛顧炎武曰此一專而重見又同是九月疑衍文也

後元元年○王禕曰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爲後元然始以後元二字加于年上此爲異也非史官追書之



文

魏與齊攻之守城于半上故發吳忠共攻之官誦書  
於天沃華○王斬曰起海岳文景勤事變難委示為  
重其美固哉天以稟特文

華一將入一將人及齊一集國吳曰此一華而

夫難幾正十萬劍取一華之文華一將公一華

吳文夫美固華華至夫華二華華吳又元華吳吳

府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前漢書卷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昭帝紀第七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

武帝少子也

母曰趙婕妤

師古曰婕妤音接幸也仔音余字或並從女

本以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

及生帝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生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

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後元二

年

劉歆曰檢前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疾甚曰病遂立昭帝為

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

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



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帝之姊  
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

共養省中伏嚴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閭有禁非侍  
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

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  
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

他皆類此音弋亮反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

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劉敞曰是  
年二月有赦

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

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

為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婕妤先葬於雲陽  
是以就雲陽為起雲陵冬匈奴

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師

曰行音  
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  
謂之液

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臣贊曰時漢用土德服  
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為土德之瑞故紀之

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

池者言其津潤所及  
廣也鶴音胡篤反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

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

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

天子所戲弄耳非為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

昭帝年幼創有此名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

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

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

並音伴○宋祁曰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

景德本柯作剗捷為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

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

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

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

也師古曰應說也是也犇古奔字耳犇音虔又音鉅言

反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

京師司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

隸所部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

前漢書卷七帝紀



又曰雋音材充反  
又音辭充反

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

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王

平等五人

師古曰前爲此官今持節行郡國  
師古曰

更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師古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以宗室

毋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

彊守長樂衛尉

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

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

毋種食者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下並同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

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

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爲屯田也調音徒鈞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

文穎曰上官氏赦天

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孟康曰武帝後二年

夏六月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

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

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

匱古曰流庸

未盡還

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

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師古曰中都官

冬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師古

曰縱謂容放之种音冲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男子張

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師古曰夏陽

夏



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

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

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

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六月封皇后父驃

騎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師古曰樂詔曰朕以眇身

獲保宗廟師古曰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

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尙書未云有明文穎曰賈誼

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晉灼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

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

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贊之說皆非也帝

自言雖通保傅傳而孝經論語尙書猶未能明也○

謂瓚說是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

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

儋耳真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秋大

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斬首捕虜三

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土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權酷

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

官悉自賣鹽鐵酷酒昭帝務本

移中監蘇武前使匈

奴留單于庭十九歲迺還

蘇林曰移地名移廐名也應劭曰蘇音移廐其官也掌

也駁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移爾雅唐棣移奉使全

節以武爲典屬國

如淳曰以蘇音如說是在外國知邊事故

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國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

得舉火

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

秋七月罷權酷官令民得以

律占租

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

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

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

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

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劉攽曰予謂罷權酷官令

民得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

則論如律也租卽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

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規侯殿坐貸子錢所以限

前漢書卷七帝紀四一中華書局聚



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卽如顏說賣酒升賣酒升  
四錢無爲所著官旣罷權酷矣何處賣酒乎

四錢以邊塞闊遠取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

城郡詔曰鉤町侯母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

捕虜有功服虔曰鉤音左傳射兩鞬之鞬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母波其名也今牂柯鉤

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其立母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

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長公主共

養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

以毋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

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爲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

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

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鄧展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

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

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師古曰幸者

言一死謂之不幸一襲一稱也猶今武都氏人反曰師古

音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師古曰姓馬適

書本或作維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額當子諲

紹封龍維侯元鼎五年坐耐金免後元元年諲弟子增

音洛今河間龍維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無別

指義各依書字而讀之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

皆免刑擊之蘇林曰是時太常夏六月赦天下秋七

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月改始元爲元鳳九月鄂

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

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

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罪

時上年十四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

大將軍爭權詐爲燕王上書蓋追覺其詐後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

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

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

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

事而干求也

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

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

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

名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

公孫遺等交通私書

服虔曰外入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卿古曰此杜延

年別自一人非下諫大夫也

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

光徵立燕王爲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

發覺

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

以告大司農敞

敞告諫大夫延年

師古曰杜延

年以聞丞相徵

事任宮手捕斬桀

文穎曰微事丞相屬位差尊據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召待詔

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爲徵事絳衣奉朝

賀正月師是也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如淳曰漢儀注

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皆已伏誅吏民得以

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爲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

與齊王子劉澤等爲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古

曰所爲邪僻違失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今迺與長公主左將軍桀

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

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

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誣誤未發覺

在吏者除其罪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爲吏所執持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

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

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閱百姓未贍師古曰贍足也前年

前漢書卷七帝紀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減漕三百萬石

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

頗省乘輿馬及苑

馬

師古曰乘輿馬者他皆類此

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古曰傳音張戀反

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

賦

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

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

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

師古曰僵也謂樹枯死僵

罷中牟苑賦貧

民

師古曰

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所藏

也廩穀所振入也

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

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

收責

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

責丞相所請耳

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

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

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

故以度遼爲官號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

爲衣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級黠傳序云上加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

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

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

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七歲至十

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

皆勿收

如淳曰更無常有三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更謂

卒更也貧者欲得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

千是謂賤更也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日亦名爲更律

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入人自

行三曰戍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入人自

謂過更也律說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

十一中華書局聚



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  
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戌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  
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夏四月詔曰

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

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氏今破焉桓斬虜獲

生有功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其封明友為平陵侯平

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為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

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

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師古曰率領五

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

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文穎曰轅音料德江德也轅陽在魏郡清淵師

古曰會六月赦六年赦天下師古曰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

萬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夏大

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

東如淳曰告者爲人所告也劫者爲人所劫也師古曰惡少年爲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

亡逃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

庚戌丞相訢薨師古曰王訢也訢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

曰夫穀賤傷農師古曰糶多而今三輔太常穀減賤

鄭氏曰減音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應劭曰太常掌

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後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

罷不急官師古曰謂減外繇師古曰繇耕桑者益衆

而百姓未能家給師古曰給足是爲家給也朕甚愍焉其

前漢書卷七帝紀八中華書局聚



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  
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九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 師古

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 師古

二十六月壬申葬平陵臣贊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師古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

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

不疑周公事見商詩及周書大誥 孝昭幼年即位亦

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

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

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 光

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 至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  
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前漢書卷七考證

昭帝紀發軍屯西河○監本訛屯河西從宋本改

上耕於鉤盾弄田注○臣召南按百官表少府屬官

有鉤盾令丞後書志鉤盾令一人本注宦者典諸

近池苑園遊觀之處則應劭說是

夏陽男子張延年○通鑑考異曰紀作張延年雋不

疑傳作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臣召南按驃

騎將軍此與霍光傳同而外戚傳及恩澤侯表公

卿表俱作車騎將軍必有一誤

罷詹耳真番郡○臣召南按詹耳郡罷并入珠厓至

元帝時珠厓亦罷又按後書東夷傳此年罷臨屯

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則不惟罷真番一郡也

將三輔太常徒注○胡三省曰此刑徒輸作三輔及

太常者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注○顧炎武曰漢時田

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筭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



粟當之其獨行于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  
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備之乏也

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臣召南按匈奴傳明  
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則此七郡應作  
十郡郡二千騎正合二萬之數

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注○王禕曰五校謂中壘  
屯騎越騎射聲虎賁也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臣召南按此文可疑秦  
置象郡後屬南越漢破南越卽故象郡置日南郡  
以地理志證之此時無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終  
未罷也

前漢書卷七考證

